

潘家园是北京新兴的一座文化地标。我这么说,大伙热爱收藏、喜欢古董和字画的玩家都会认同。其实,潘家园一带形成文化产业聚集区时间并不长,也就20年的样子。在过去,北京只有琉璃厂,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去处。琉璃厂有大名鼎鼎的荣宝斋,有无数的文房铺子,包括书店。

印象中,潘家园最早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商热。经商热是紧随下海热的,那下海热呢,则紧随着下岗热。潘家园附近原来有几家国营大厂,北京内燃机总厂、人民机械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东风无线电厂,稍远点的还有北京化工厂、焦化厂、染料厂,至于其他几百人的工厂就数不过来了。这些产业工人加起来的,不会少于二三十万吧。因为工厂兼并重组,很多工人终究是下岗了。

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到新创刊的《北京工人报》做记者的。有一年,快到春节了,报社让报选题。我提出采访几家严重亏损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提出到北京手表厂去,采访他们是如何兼并北京针织六厂的。而另一名记者则提出,到潘家园鬼市去采访跳蚤市场的情况。所谓鬼市、跳蚤市场,就是些下岗工人从工厂、家里拿一些服装、百货、旧物,早晨或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交易的场所。我记得在90年代,这样的市场在京城里有很多处,只不过潘家园比较有名罢了。

对于我们的选题,报社领导觉得都很好。这样,第二天我们就兵分两路去采访。原计划每个人采访两天,第三天交稿,然而,当我们真的深入到企业和跳蚤市场后,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北京手表厂在郊区昌平一带,我记得我们家曾经买过两块他们的双菱牌手表,那表虽然比不上“老上海”,可戴在一般人手腕上,也足以让人羡慕。我采访企业领导,跟他们了解企业重组的情况,他们并没有那么兴奋,甚至有些无奈。因为他们的盈利也就勉强够开工资。如果非让他们兼并针织六厂,那等于是死鸡拉活雁,既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但无论怎样也得挺上,主要目的是起个表率作用。尽管如此,我还得硬着头皮写这篇稿子,不写,怎么向报社交代呢!

去潘家园的同事回来也不乐观。他们早晨5点多就去了,人们陆续在立交桥边摆起了摊位,四周一片漆黑,摊主们各自打着手电筒。地摊上卖的物品有针织品、小百货,也有玉器、瓷器等手把件,但字画还不多。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还是讲诚信的,所以,这里卖的东西基本是真的。偶尔有人走眼了,也没得怨,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起初,人们对跳蚤市场议论纷纷,说这跟投机倒把没什么两样。也有人说,这些下岗工人、无业游民整天混在一

寒山寺是景以人传的典范之一。提起寒山寺,每个人都会脱口吟出张继的《枫桥夜泊》。在寒山寺居中的大院内,墙上贴满了以不同笔法书写的《枫桥夜泊》,有模有样地装裱起来。镇寺之塔普明宝塔的立柱上,也刻上了张继的诗。这样一个落第的书生,虽功名未就,反倒获得这般待遇,不得不佩服历史的幽默感,亦不得不叹服文化之伟力。张继其人,借范文正公的话说,“前人之述备矣”,就不再饶舌。倒是寒山寺外墙上贴着的那首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其中有两个人的诗读来颇有意思,一个是陈夔龙,一个是寒山子。这两人的名气不是特别大,其诗也难称上品,但思古之情一发,便很难遏止,索性信马由缰地谈谈。

先说陈夔龙,院墙上贴了他多首诗,风格并不鲜明,且措辞平庸,仅录其中之一,名字叫做《感怀诗》:一别姑苏感旧游,五年客梦上心头。逢人怕问寒山寺,零落江枫瑟瑟秋。陈夔龙是清朝人,生于贵州,靠溜须拍马谋得一官半职,在当时即得雅号“巧宦”。这首诗推想是他从江苏巡抚升到四川总督后

灼灼的目光,健捷的身形,轻快的步履,敏锐的思维,连珠的话语……让人难以相信:面前这位从抗战烽烟中走来的李治亭将军,已是89岁了。仅容旋马的会客室中气象峥嵘:西壁高悬《雄风万里》猛虎图,赞誉老将军的横戈竖剑的正楷中堂两幅。左云:“中华好儿女,何惧风雪狂;一战惊天下,大败兽中王。”右曰:“八八米寿,四世同堂;辛勤耕耘,厚德载物。”北面博古架上,右侧整齐摆列着“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全军先进离休干部”奖牌等,熠熠生辉。大家落座于淹没在山书报海之中的沙发后,老将军深情地说:“我今天能看到军队强大,国家安定,而想当年的战友一个个从我身边倒下去,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是一名老兵,没什么可讲的。如果确实需要我说些什么,有空可以看看那4本拙作。”就这样,预想中一场原应引人入胜的长谈被一次简单而动人的赠书仪式所取代。我收获了沉甸甸的4本书:《烽火人生》《血肉长城》《征战纪实》《心灵掠影》。

自2002年第一部作品《烽火人生》问世以来,190万字的4册书付印逾3万册,不久就馈赠一空。将军送到我手上的这4本书,也早已磨损泛黄,圈改连篇。

一桌好饭,半杯“干白”之后,老将军亲自送我出门。透过车子后窗,在坡路上,他那因担负厚重历史责任而微驼的身躯犹如一株倔强的苍松,傲然挺立于蓝天白云之下。刹那间,一股热浪豁然涌上心头,模糊了我的双眸……

■讲述

阿妈的经筒不说话

□红孩

起,容易引起社会动乱,应该坚决给予取缔。一位摊主说,我们很不容易,早晨4点多就起来占地方,赶上点子正,可以卖个三五十,如果点子背,一早晨也没个进项。说得更惨的,说有一天大伙正在卖货,忽然有人说工商局的人来了,人们赶忙猫腰收拾东西,有的人甚至提溜着裤子到处乱跑,跟流氓似的,极其不雅。报社领导问,当地街道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譬如正式弄个市场什么的?同事说,好像有这个想法,但涉及的部门比较多,得慢慢来。

按照报社的要求,我们把文章都写好了。可领导说,这两篇文章不宜公开发表,只做内参上交到市总工会,再报到北京市委。至于市里怎么决定,我们只能是服从。当然,我们的文章不会白写,照样计入工作量。面对这样的决定,开始我还想争论几句,认为媒体就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如果不这样,问题就不会很快得到解决。领导毕竟吃的咸盐比我们多,说,新闻无禁区,但发表有纪律。这是红线。

半年后,我离开了这家刚创刊不久的报社。20年后,《北京工人报》更名为《劳动午报》,据说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很感念这家报社的几位领导,是他们把我从农场调到这里,我由此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成立后,我断断续续去过几次。1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陪侄子去潘家园买刻章的石料。没想到,遇到我80年代在朝阳区文化馆一起学习的朋友老田。老田原在酒仙桥一家国营大厂工作,当过销售科长,为人精明又不乏实在。老田告诉我,企业不景气,他提前办了内退,家就在附近,他没事喜欢逛潘家园,久而久之,就对石头、玉器来了兴趣。后来,他干脆在杂项市场也租了个摊位,卖起小文玩。我问他发财没有,老田一笑,说,发什么财,随便玩玩而已。我又问老田,小说还写吗?老田说,早就可不写了,写出来也没地方发表啊。我劝老田,别灰心,你的京味儿语言那么好,只要题材对路子,不愁没地方发表。老田这人很讲义气,给我侄子一大塑料袋的石头。那些石头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但已足够侄子学习用。

跟老田重逢后,我们联系便多了起来。我把他介绍到几家报刊社做文字工作,也介绍一些文案的活儿给他。大约四五年前,老田突然找到我,说他现在特别有

■行走

寒山寺:寒山子的“清凉门”

□邹真吾

所作。这首诗矫饰气浓,因为陈是贵州人,所感怀的是江苏,其“客梦”由何谈起呢?

古代的官场中人写诗应酬是常见的。这些诗读读即可,不一定非得把它们写到景点的建筑之上。有一些景点,工作人员在百度中直接搜索相关诗句,不加分捡而直接引用了。这样不但不能提高文物的文化格调,反而于其有损,可算是“弄巧成拙”。寒山寺也有这样的一些作品。

在我看来,陈夔龙的诗并不值得那么认真地玩味,写他,全为引出当今景区设计的一些问题。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则是前面提到的另一位诗人——寒山子。寒山子的诗并不很雅,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生前大愚

■人物

写人只两笔,做人须一生

——军旅作家李治亭印象

□胡光耀

数日捧读,老将军之于我,由原本不足半天的拜晤,逐渐由陌生到亲近,由钦佩到信服,由敬爱到敬仰,如面至尊。老将军亲历了一段伟大的党史、军史和民族史,也走过了一程不寻常的人生旅途,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鲜活的战争年代党史、军史和民族史。

2009年9月7日,老将军参加了“全军老干部工作暨‘三先’表彰电话会议”,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他激动得潸然泪下。一名入伍69年、已是83岁的老兵依然坚守着一名入党66年的老党员的革命气节,不得不令我们这一代由衷地钦敬,不禁使我想起了杜牧《山行》中“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佳句。是啊,老将军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历了“严霜骤雨”的考验。有一次,在“孟良崮战役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晚会”上,老将军一首深情的《沂蒙山小调》感动得大家“喇”地站起来,面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李将军18岁担任特务连指导员,协同兄弟

写作的冲动。我说,我就等你有这个感觉呢。你就写“潘家园风情录”系列小说吧。如果你能写出十个八个,可以帮你联系出版社出版。老田一听,心情很振奋,他说就这么定了。

自此之后,老田就不再去潘家园练摊儿了,一门心思写小说。在一年时间里,他陆续写出了3篇,其中第一篇我给推荐到《鄂尔多斯小说精选》发表。后来,这篇小说获得天津“文化杯”梁斌小说奖二等奖。有了这篇小说垫底,老田逐渐来了感觉,他又陆续写了几个中篇,只可惜不是潘家园题材的,这让我有点遗憾。还好,他的《天桥桥爷》等3篇小说通过自然投稿被《北京文学》看中,先后发表,还被《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年元旦刚过,传来老田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消息。我听后感觉头都大了,这怎么可能?前年老田还能骑着自行车到



潘家园



思来世幸福,全然一副不管不顾之态。

但仔细想来,寒山子的境界比他人高很多。很多人信佛,皈依佛门,相信因果报应,是图个好报,功利性太强;而有些专门研究佛学的人,像个学者一样,太过理论与学术化,使佛教不太像一个宗教了。寒山子彻底将生死看淡,以无牵无挂的姿态当一个自由自在的和尚,好不快哉!寒山子的诗喜用白话,也体现了他的放任与洒脱。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白话诗: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得意之中有几分自嘲,真令人忍俊不禁。

《华严悲智揭》中有言,“如火聚,得清凉门”。寒山子亦有一匾,上书“无上清凉”。寒山子正是得到了他自己的清凉门。想象一下,一千多年前,一位落魄的和尚来到寒山寺,对着这“无上清凉”大彻大悟,挥笔而成“且将冰水比”,一时间怡然自得。试问人世间能将生死视为冰水之人能有多少?因此我常常羡慕寒山子,羡慕他能看破“冰水不相伤”。古来多少诗人,被誉为“旷达之士”,但比起寒山子的一眼望穿生死,相差甚远。

引起军区机关重视并在军区文件、刊物上宣传推广。1987年:老将军离职后开创了另一番绚丽的人生风景:为军内外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作报告30余次,受到军队、地方赞扬;先后创作如前所提的4部回忆录……被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表彰,戎装不改旧颜色,离而不休谱新篇,正如他在70岁生日时作的一首诗所说的:戎马征战未离鞍,硝烟烈日不觉寒。两露风霜春秋度,斑白更惜韶华年。黄昏夕阳有佳景,新风雅意一片丹。今朝莫言落浮尘,伏枥老骥乐尧天。

《国语·晋语》云:“志,德义之府也。”志向,决定着一个人的器量、节操和抱负,是做事的原则,也是做人的标准。李将军在83岁时写到:我一定要做到“三个不忘记”,不忘记个人是在党的培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不忘记战争年代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流血牺牲的革命志士;不忘记自己是一个老党员,要珍惜荣誉,永不褪色。可以想象,1940年10月,当一个14岁的孩子毅然消失在泪水流成河水的母亲的视线中,耳边时时回响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唤:“小三子!小三子!……”在这个孩子幼小心灵深处是积淀着怎样厚重的家国情怀啊!倭贼压境,生灵涂炭,救亡图存,匹夫操戈!正基于此,老将军无论职务如何变换,无论是青灯黄卷还是万马千军,也无论乌丝变银发、岁月荏苒,他始终感念党恩,牢记血与火熔铸的崇高友谊。抗战时期,李将军所在连队为了一双布鞋相互推让,官兵们即便打赤脚,起泡流血,也不肯自己

天津呢!可是,接连几个朋友告诉我同一个消息,让我不得不相信。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后来,我见到《北京文学》的编辑王秀云,聊天中得知是她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老田,并积极向主编推荐。特别是在老田去世后,他们还发表了老田的一篇遗作。我说,老田要是地下有知,也该知足了。我记得老田生前多次对我说,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另一个是加入北京市作协。如今,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他却匆匆走了。

前几日,黑龙江的一位网友来北京,让我陪他去逛潘家园。我们逛了两个多小时,也没碰到什么可买的。走到文玩杂项市场,在昔日老田摆摊儿的那个地方,有位藏民打扮的阿妈,她手里摇着转经筒,两眼直直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好像在寻找等待什么。我猜想,老阿妈是在寻找她的孩子吗?或者是在寻找买家?猛地,我想到老田,说不定她真的在寻找等待老田呢?因为,以老田的性格,他有可能跟这位老阿妈交上朋友的。本来,我想上前问问老阿妈在等什么人,可我看着她僵硬的眼神,感觉她不会跟我说话。道理很简单,我终究不是她要寻找要等待的那个人。

张同吾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兄长、好朋友。3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青年诗歌爱好者的时候,有幸结缘了先生,多年来,受先生教诲和影响,可谓受益匪浅。同吾先生为人,谦厚大度、质朴仁和、温良平易,颇具文人风范。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先生对于晚辈后学,从不以名家自居,更无高下距离之感,能与众多诗学者融为一体,其仁师风范、博学广识深深为人为人所敬佩。先生为文,才情斐然,又朴实无华,理性客观。

张同吾先生做事,坚毅执著,不惧艰辛。他一生挚爱诗歌,与诗偕行,终生为诗歌的发展辛勤忙碌。他不畏世俗流弊,克服诸多困难阻力,以顽强的精神不懈努力,参与创办了中国诗歌学会。特别是老田去世后,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之家”。可以说,为了中国诗歌学会的发展,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智慧,在中国诗坛有口皆碑。中国诗歌学会成立之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诗人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特别是广大青年诗歌爱好者踊跃申请加入,会员遍及全国各个省市,乃至海外华人。这些新生力量为中国诗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吾先生一生出版了诗歌评论等各类著述。他博学广识、学养深厚,所写的文章既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又有对新诗发展趋势的洞察;既有对诗歌本质的探索,又有对诗人客观中肯的评价。他对诗的抒情性有着深层次的把握,对诗的本质有着哲学性的思考,这也是他能写优秀诗歌评论的原因所在。他的诗歌评论有见地,少媚俗,有着严密的思辨逻辑。他能够从中立的基点出发,不掺杂过多的个人偏颇与感情色彩,保持了最基本的客观、公允,令人信服。他对中国新诗发展始终有自己清晰的理论解读,对当代中国新诗的脉搏与走向有着清醒的判断。

在与同吾先生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到他对山西、对山西诗人有着格外的关爱。他曾多次到山西,先后参加过太原诗歌论坛、诗人采风、“春天送你一首诗”、“中国诗人三晋行”等诸多活动。在晋采风期间,他的足迹遍及汾河两岸、太行吕梁,他仰慕悠久厚重的三晋文明,崇拜如恒河沙数的大师先贤,更醉心于山西绝妙多彩的人文自然风光。对山西的喜爱,更多体现在他对山西诗人的厚爱中。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山西的诗人找到他,无论是求书、求字、求教,或是邀约诗评、序言,他都绝少推辞,倾心倾力予以满足。对于有发展潜力者,他更是不遗余力加以提携。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山西省长治市,那里活跃着一个充满活力的诗歌群体——长治诗群。同吾先生对长治诗群从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诗群中的很多诗人结成忘年之交。他在多次活动中与长治诗人交流心得、分享感悟、共话诗情,甚至还与长治的大学生座谈,普及诗歌常识,指导青年诗歌爱好者的诗歌创作。在他以及众多诗歌名家的关心、支持下,长治诗群一步步发展壮大。

对我,同吾先生更是厚爱有加。多年来,先生与我之间的联系始终未曾间断,逢年过节我总能提前收到他亲切的祝福,使我倍感温暖。2004年,我有幸获得首届“艾青诗歌奖”,他主持颁奖大会,并亲自为我颁奖,给我以巨大的支持与鼓励。在一些重大的诗歌活动中,他也常惦记着我,如果没有看到,就会向熟悉的人打听“新民有没有来”。虽然与先生年龄上有差距,但我们之间却无代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叙不尽的情谊,许多次会议间隙,几个人一聊就到深夜,越聊兴致越高,越聊越发疯。

同吾先生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为我的诗集先后写过两篇评论——《走向理想的精神圣地》和《翰墨情缘,当代意识》,文章情真意切、客观中肯,既有对朋友的深情厚意,更有对诗学者的勉励与期许,给我以热情的关怀、长者的包容和厚爱,激励我一直走在诗歌之路上跋涉前行。200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了“拥抱太行”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为了办好这台晚会,同吾先生忙里忙外,运筹帷幄,极大地提升了晚会的质量和效果。这台晚会经众多媒体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同吾先生学养丰厚,在文学创作之余倾心翰墨,书法造诣很深。这得益于他厚重的生活积淀,以及对艺术孜孜不懈的追求。其书法借鉴了二王的精美、颜真卿的雄浑和赵孟頫的俊逸,形成了自己清峻端庄、骨力遒劲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他的笔墨里蕴藏着丰富的诗思和诗语,气韵生动,飘逸洒脱,充分表现出他质、骨、气和人文涵养融为一体的艺术品与人品。

同吾先生把一生献给了他挚爱的诗歌事业,其人、其言、其德、其行将永远刻在我的心底。同吾先生走后,我曾写过一首诗,叫《痛悼同吾先生》,其中写到:“捧书睹物念达人,泪眼黄花倍思君。白鹤秋风随梦远,诗坛肅穆仰贤尊。”谨以此表达对先生深切的缅怀。

穿。这种在艰苦条件下培养起来的团结友爱的朴素情感和顽强奋斗的作风,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古人谓:志不达者,智不生。反之,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能获得丰厚的人生智慧。纵观李将军的人生途程,是战斗的一生、创作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战乱纷扰的年代,4年的小学经历已让16岁的他被战友尊称为“先生”,后来他成为了文化教员,他并没有自满自得,而是更加谦虚好学,逢书便读,逢报便看,逢课便听,因为他深知“给人一瓢水,己必有一桶水”的道理。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果然,几篇报道的成功发表,让他接到了赴晋中军区《前卫报》任记者的调令,为他在日后成为一名军旅作家打下了基础。

“战争年代,使我懂得了人生真谛: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身。”“每一位战士身上的每一处伤疤,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他们流的每一滴血,都是军旗底色。”“生命会消亡,金银会腐烂,而美德可长存……”老将军这一行行生发于心灵深处的文字,或直白或温婉,或平淡或壮阔……都饱含他真切的生命感受。可以想象,这一位报人,一位将军,曾经穿越多少枪林弹雨,跋涉多少洪流险滩,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历经多少冥思苦想,才能驱晦探珠,获得如此精到而精彩的人生总结。老将军深有体会地说:“写人只两笔,但做人须一生。”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夜阑灯青,抚卷思人,老将军清峻慈祥的面容昭昭如对,老将军平实深刻的训诫凿凿在耳……

■纪念

诗歌王国的永恒歌者

□郭新民